



国庆长假前，我囤好了充足的货物。

我的这家便利店位于万柏林区，已经开了14年。便利店的智能感应玻璃门，我每天都擦得透亮，收银台的扫码屏亮着暖光，旁边立着自助加热机，保温桶里总温着枣茶，谁渴了就倒一杯；柜台下备着一次性雨衣和鞋套，遇上变天，递过去就用得上。

10月1日，太阳刚刚露头，我就来便利店开门了。最先进便利店的是对上海小夫妻，女的举着手机拍冷链柜里的灌肠，男的凑到导览仪前，手指划着看晋祠的介绍。“老板，这电子讲解得咋弄啊？”男人声音软乎乎的，带着点南方口音。我走过去，帮他点开“圣母殿侍女像”的片段：“不用下载软件，直接点这个就能看，能看清衣服上的花纹。”说着我从柜台下摸出两包红枣：“阳曲的骏枣，你们尝尝。”女人接过红枣笑了。我说：“你们去晋祠，得自己盯着那‘笑靥如花’的侍女像看——屏幕里再清楚，不如亲眼看着那眼神活泛。”夫妻俩临走前，在自助加热机上热了两盒羊杂，说要当去晋祠路上的早饭，扫码付款时还念叨：“这手机可真省心，不用等店员。”

刚送走他们，门又开了，进来一位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他肩上挎着相机包，手里攥着个快没电的手机。“叔，能借个充电宝不？”他一口东北话，嗓门亮堂。我指了指角落的共享充电宝柜：“扫码就能用，记得还的时候找着网点就行，太原好多地方都能还。”他边借充电宝边问：“汾河景区的骑行道从哪儿进啊？我想下午去骑会儿车。”我拿过笔、找了张纸，给他画了个简单的路线，小伙子看后点点头并拍了下来，边和我道谢边拿了瓶冰镇汽水：“昨儿在大同看云冈石窟，今儿到太原，没想到便利

深秋的雨，从昨天中午缠到今日，淅淅沥沥没个停。作为太原北大门的旅游好去处，忻州古城裹在一片雨雾里，高大的槐树、松树沾着湿漉漉的水汽，枝叶在雾中忽隐忽现。小鸟把翅膀收得紧紧的，伏在树杈间，像是在等雨雾散了，好迎着阳光出来戏耍。

已是深秋，不少忻州人趁着雨天和家人团聚，围着丰盛的饭桌享热闹。可古城里的人潮半点没减——大家裹着雨衣、撑着伞，像潮水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顺着古城的街道慢慢往中心汇聚。

古城里近两公里的南北大街，该是最热闹的地儿。沉沉的雨帘遮不住街旁建筑的风姿，雨水顺着瓦檐往下淌，落在石板路上溅起白色的水雾，倒像给古城添了份贺礼。游客们三五成群，摩肩接踵地走在大街上，没人特意问“要去哪”，或许在雨天里这样慢慢走，本身就是目的。

最热闹的要数古城北面不远处的泰山庙古巷。这条巷在南北大街西侧，明清时是忻州最大的钱市，也是主要的商贸集散地，如今成了古城的“名吃一条街”。许是沾了旧日商贸的灵气，即便这绵绵雨天，巷子里的生意依旧火爆——挡不住游客匆匆的脚步，也挡不住他们如火的热情。

想“平步”走进这条古巷可不容易。游客撑着伞、裹着雨衣走到巷口，才发现里头早已挤满了人，只能一边留意脚下，一边顺着人流小心往里挪，还得防着和对面出来的人碰着。往里走，各种美食挨个撞进眼帘，香味混着瓦檐和雨伞上滴落的水雾气息，往鼻孔里钻，勾着人一直走到西面的泰山庙茶楼广场。

红底黄字的美食招牌下，游客们排着长长的队，每条队都透着耐心。有的门店前队伍竟有200多人，大家或刷着手机，或闲聊，或静静站着看往来人流。“来到忻州古城，我就想吃肉！”穿白上衣、戴眼镜的姑娘跟身边的男朋友念叨。男生皱着眉：“想吃也得等啊，这队不知道要排到啥时候。”姑娘叹口气：“估摸着得一个小时，要不先去看看古庙，回头再来？”男生摇摇头：“等一小时就到中午了，那会儿人更多，说不定连队都挤不进。”想来泰山庙巷吃美食，游客总得学会耐心排队——不然就算揣着钱，也未必能及时尝上一口，这巷子里的火爆，打这儿就能看明白。

走到泰山庙茶楼戏台广场，人才算松了口气。到这儿，游客们会往南、西、北三个方向散开：爱古建和宗教的，会进泰山庙探寻历史与人文；爱听戏的，就坐在太阳伞下，点杯茶，等着看忻州二人台剧团的演出——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剧团都会在这座戏台固定开演。

缓缓穿过这条东西走向、约300米的泰山庙名吃一条街，像踩着时光的痕迹走进了明清的忻州。数百年前这里人头攒动的模样、买卖人的吆喝声、算盘珠子的脆响、各色美食的香气，都随着眼前的雨滴，一点点浮现眼前。原来当年忻商的火爆可不是传说，也不是空有其名的摆设，而是实打实的热闹场面——正是这些具体的烟火气，撑起了忻商的美名，让它成了山西晋商里一股强劲的力量，传遍全国。

走着走着，思维总在梦境与现实间打转。眼前的繁华像一朵朵彩霞绽放，明明是真实的场景，却总让人疑心在梦里——我像个借雨雾看景的梦中人，可现实的热闹又一次次提醒：这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忻州古城。

我总忍不住想：等阴雨过后，阳光乍现时，这里会是怎样的光景？也想跳回明清时候，问问那时的人，能否想到数百年后，这条古巷会这般热闹？

可不管怎么想，眼前的场景都足够让人震撼与兴奋——这份真实的热闹，这份属于当下的时刻，本身就足够动人。

远方来的客人

张建国

店还能问路线，比导航还实在——导航光说转弯，没您画得清楚。”临走前，他非要跟我合个影，说要发朋友圈：“太原便利店老板比旅游攻略还靠谱！”

3号那天最热闹，隔壁酒店住满了客人，店里的顾客都排起了队。西安来的阿姨拿着吃了一半的平遥牛肉问：“这能真空包装不？我想带回去给孙子吃，怕路上坏了。”我指了指柜台后的小型真空机：“您稍等，我给您包好。”成都来的小伙子凑过来，指着货架上的“头脑”速食包问：“这是啥啊？听人说太原的头脑很有名。”我跟他解释：“这是速食的，要是想尝正宗的，清和元凌晨5点就开门，我把地址给您存手机里。”他非要跟我学太原话，“闹甚了”“待见”说得怪腔怪调，旁边排队结账的人都笑了，原本有点挤的店，显得更热闹了。我给每个人倒了杯枣茶，看着他们在导览仪前凑着头讨论“先去晋祠还是先去汾河景区”，听着他们说“太原真方便”，心里头比枣茶还暖。

4号清晨，天突然阴了，没过多久就飘起了小雨。我赶紧把一次性雨衣挪到门口显眼处，又在导览仪上添了条“雨天出行提示”——提醒客人双塔寺的台阶滑，汾河景区步道旁有避雨的廊亭。头一个进来的是北京一家人，妈妈把孩子护在伞下，身上的外套湿了半边。“本来想直接去双塔寺，这下只能先躲躲雨。”她搓了搓手说。我搬来凳子让他们坐，递过几张纸巾：“双塔寺雨天看更有味道，塔角的铜铃被雨一打，声儿更清亮，你们等雨小了点，人还少。”孩子凑到导览仪前，指着双塔的图片问：“爷爷，塔上的鸟儿下雨天躲起来吗？”我笑着点开图片里的塔檐细节：“你看这塔檐下的小窝，小鸟早把家安在那儿了，风雨都吹不着，安全着呢。”妈妈听了说：“您这儿不仅方便，还能听着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光看攻略强多了。”

雨下了大半天，店里时不时有人进来躲雨。上午来的学历史的姑娘，背着湿漉漉的背包，手里攥着本笔记本，眉头皱着：“本来想去天龙山石窟，这下只能改道去

山西博物院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约上票。”我帮她在导览仪上查了博物院的预约情况：“现在还能约上上午11点的，我帮你把预约链接发到微信里，直接点就能约。”她赶紧拿出手机，接过我递的热枣茶：“谢谢您啊，不然我还得在门口排队问工作人员，这雨下的，出门都不方便。”我摆摆手：“都是小事，雨天在博物院里慢慢看，精彩的故事仔细听，比在石窟里顶着雨看舒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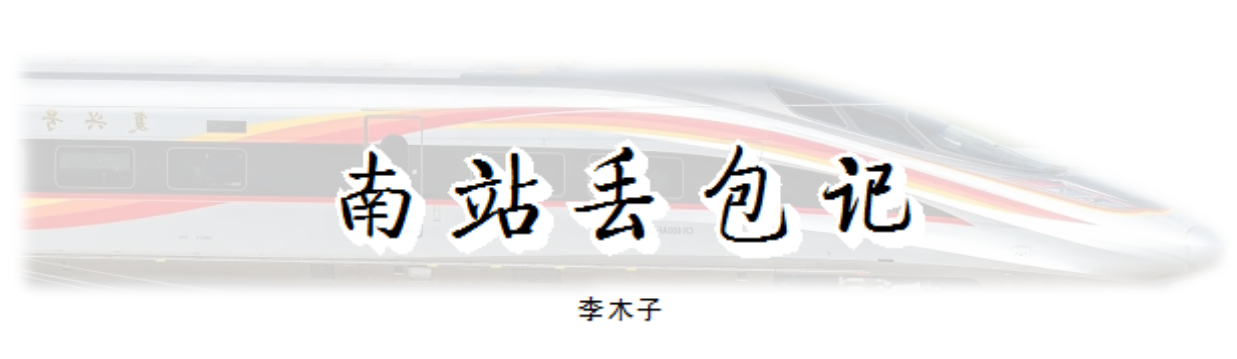
7号那天，雨还在下，空气里飘着泥土和树叶的清香，客人也渐渐少了。那对上海小夫妻又来了，女人手里提着真空包装的平遥牛肉和几瓶老陈醋，男人拿着从导览仪上拍下的晋祠照片。“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女人递过来一盒糖，“那天在您这儿热羊杂，您还提醒我们晋祠下午人少，省了不少排队时间。我们回去跟朋友说，太原的便利店不仅方便，还特别有人情味。”我接过糖：“下次再来啊，春天来看汾河的桃花，秋天来能吃阳曲的苹果，不管啥时候来，渴了就进来喝杯枣茶。”

他们走后，我关了导览仪的屏幕，坐在收银台后看着窗外。门前的石板路上，亮闪闪的，感应门偶尔“叮”地响一声，像是还在跟客人打招呼。我摸了摸保温桶，里面的枣茶还温着，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客人们的笑声——有讨论路线的热闹，有躲雨时的闲聊，还有他们说的“太原又方便又亲切”。

我是个老太原，看着这店从早年的小卖部，变成如今能刷景点、能查景点、能自助加热的便利店，设备变先进了，可咱太原的待客礼没丢。不是靠多花哨的机器，是自助加热机里热乎的羊杂，是导览仪上标着的“晋祠人少时段”，是客人躲雨时递过去的一杯红枣茶——这些藏在便利背后的温度，才是咱这便利店最实在的样子。

明年国庆，我还在这儿，等着远方的客人们，跟他们说一句：“来了？喝杯枣茶，咱聊聊太原的好。”

十月·黄土高原	刘敏	阳光奔跑的样子	银杏的叶片
		清爽，仍有春天的味道	精致、明亮、妖娆
		摇曳的月季	爬山虎接到命令
		一排又一排，像绯红的浪涛	不再攀登，不再招摇
		遍山的黄炉，一簇簇、一丛丛	唯有多情的太行菊
		在优雅的秋风中含笑	仍在开花，招徕飞鸟的环绕
		高粱像一只只火炬	小溪唱着欢快的歌曲
		一片一片，在大地上燃烧	带着小鱼，游过美丽的水草
		谷子越有成绩	落叶离开枝头
雨中游古城	张斯直	越是谦逊，越是看不出骄傲	不停地旋转，在空中表演舞蹈
		唯有红薯、萝卜和花生	雁群的飞前会议最热烈
		还在沉睡，与土地紧紧拥抱	谁在不停地问：我们去哪里落脚



南站丢包记

李木子

10月3日8时40分，手机屏幕上“9:45 太原南—武汉”的车次信息像根小鞭子，急得我拉着孩子站在路边直跺脚。等呀等，网约车终于来了，我们赶忙坐进车里，漂亮的女司机扫了眼导航，和我说“去南站呀？几点的车？”“9点40分的。”“你们这时间紧凑啊，我看西进站口不怎么堵，你要不要考虑去西进站口？”我攥着手机的手瞬间沁出了汗，赶忙连声说“好”。

一路上，司机师傅尽力为我赶时间，尽管这样，到了西进站口时也快9时20分了。我拽着行李箱、拉着孩子往进站口冲，刷身份证时，指尖都在发颤——屏幕“嘀”一声亮起，闸门缓缓打开，我赶紧把身份证塞进肩上的小黑包。

安检口的队伍像条蠕动的长蛇，我眼尖扫到人工通道人少，立刻扎了过去。刚把行李箱放上传送带，安检员就抬眼提醒：“同志，身上的包也得取下来过机。”我这才想起肩上还挎着东西，手忙脚乱地解下黑包，往塑料筐里一扔——日光早飘向了远处的检票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晚就赶不上车了。”等行李箱从传送带另一端出来，我一把拎起行李箱拽着孩子一路小跑。

冲进车厢时，广播里正响着“列车将于7分钟后发车”。我和孩子随着人流慢慢挪向自己的座位，刚要喘口气，突然想起手机快没电了——出门前特意把充电器塞进了黑包，伸手往肩上一摸，却摸了个空。

那一瞬间，血液像是突然冻住了。

“妈妈，怎么了？”孩子的声音带着怯意，我却没力气回应，脑子里像被狂风卷过的乱纸堆——身份证在包里，手机也在包里！没有身份证，到了武汉怎么住酒店？没有手机，无法导航，到了武汉寸步难行。

我强迫自己闭上眼，顺着记忆往回捋：刷身份证进站、把身份证塞进黑包、过安检时扔了包……啊！是安检口！我把包落在传送带上了！

“不行，得去找！”我赶忙安顿好孩子后就急忙冲向车厢出口。守在门口的列车员见我脸色煞白，赶紧伸手拦了一下：“同志，列车马上就要开了，出什么事了？”我比画着，声音都在抖：“我……我的包丢了，在安检口，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列车员皱了皱眉，指了指站台：“你去问站台值班员，他们能直接联系站内。”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冲下车，站台风一吹，眼泪差点掉下来——站台广播已经在催“请乘客尽快上车”，我望着不远处的深蓝色的制服，几乎是跌撞着跑了过去。

“您好，求您帮个忙！”我语速快得几乎咬到舌头，“我有一个黑色的包，落在了西进站口的安检传送带上，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值班员的手指在对讲机上按了几下，又掏出手机拨了号码，语气沉稳：“西站口安检吗？查一下有没有

一个黑色的小斜挎包落在你那里？”

我屏住了呼吸，紧盯值班员的脸，生怕茫茫人海中，小黑包不见了踪影。直到他“嗯”了一声，我悬着的心才往下落了半寸。“找到了，您的包确实在安检处。”他挂了电话，看了眼手表，“现在还有4分钟发车，你要是能跑过去拿了再回来，还赶得上。”

我下意识摇了摇头，眼泪终于没忍住，我声音带着哭腔：“我肯定办不到。怎么办？我的包里有手机、身份证等重要物品，您能否帮我想想办法？”

话没说完，值班员已经重新拨通了电话，这次语气更急切些：“喂，是我，乘客赶不回去取包，能不能把包转交到今天11时40分发车的G692太原南到武汉的车上？让武汉站服务中心接收，乘客到了直接报身份证号取。”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包里有手机和身份证，乘客着急用，麻烦优先安排一下。”

电话那头很快应了下来，值班员挂了电话，告诉我：“放心，您的包会随下班列车到达武汉，您直接去武汉站的服务中心取就行。”

这时，站台广播再次响起“列车即将发车，请未上车的乘客尽快上车”，我才惊觉时间不多了。“谢谢您！太谢谢您了！”我连声道谢，转身往车厢跑，刚踏上台阶，车门就关闭了。

回到座位上，孩子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你哭了？”我把他抱进怀里，擦了擦眼角的泪，笑着说：“没有呀，妈妈是高兴，我的包能找回来啦。”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刚才那几分钟里，我有多慌。

列车渐渐加速，站台在窗外慢慢缩小，我盯着怀里孩子的发顶，心里却反复回放着刚才的画面：刷身份证时的匆忙、扔包过安检的草率，值班员拨电话时的认真……要是没有那位值班员和安检员的帮忙，我这趟国庆旅途，恐怕真要陷入一团糟。

抵达武汉站后，我在车站等了2个小时，下午5时半，我抱着忐忑的心情直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听完我的描述，很快就从储物柜里拿出了那只熟悉的黑包，再核对完各种信息后，把包递给我。我急匆匆地拉开拉链，身份证安安静静地躺在手机旁，这时屏幕亮了一下，弹出家人发来的“平安到了吗”的消息。

我握着手机，心里残留的焦虑终于烟消云散。想起太原南站里那些列车员和值班员们忙碌的身影，想起他们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帮我解决麻烦的样子，突然觉得，这场“兵荒马乱”的丢包经历，反而成了假期里最温暖的插曲；出门在外的意外不可怕，因为总有陌生人愿意伸出援手，用一份善意，把“慌张”酿成“安心”。

那天晚上，我在武汉的酒店里给手机充上电，看着窗外亮起的灯火，突然觉得，这趟带着小波折的旅程，也许比一帆风顺更让人难忘。

我从小在太原市柴市巷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大人们总爱边忙活营生边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孩子们则在前院后院疯跑打闹，满院都是热闹劲儿。唯独姥爷和旁人不太一样，他个子不高，身形略显清瘦，中山装的口袋里总插着一支豆色圆珠笔。他说话不紧不慢，透着斯文，一有空就待在屋里看书。

姥爷的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用木质隔扇隔成了里外两间。所谓的外间，其实就是窄窄的一长条，只能放下一个水缸、一个火炉和一张单人床。床放在最里面，一侧靠墙，另一侧的空间小得只能容人转身。每天下班回家，姥爷打理完家里的活计，就会打开床头的小台灯，斜倚在床边，随意翻看着书。有时我和姥姥看完了电视里所有节目，出来一看，姥爷还没睡，依旧在看书。我心里纳闷，便问他喜欢什么电视节目，他想了想说“戏曲”。我接着追问“那为啥不看看呢”，他只是眯起眼睛笑一笑，不说话。

记忆这东西很神奇，它会自动过滤走过的时光，常常弄丢连贯的故事情节，却偏偏把点状的画面保存得格外清晰。就像这些年，只要一想起姥爷，眼前立刻就会浮现出他侧身读书的模样。

一开始我并不爱看姥爷的那些书，甚至有时还会讨厌它们。家里没有书柜，那些书占了单人床的小半面积，我在姥爷床上躺一会儿，翻身时都可能被书咯到。偶尔拿起书来，不是讲解放大原的，就是说山川地理的，要不就是历史或名人传记，我看一眼封皮就又放下了。

上初中后，姥姥家在院里还有间小南房空着，姥爷怕我缺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就让我常住在那儿。有一回我在姥爷的单人床上躺着，实在无聊，就在书堆里翻找，翻到了一本《唐诗》。说实话，在街巷里长大的孩子没几个爱读书的，身边整天有群小伙伴“勾搭”着玩，哪有心思看书。可那天，我竟一连看了好几页，诗里的词句美得像天仙，虽然大多不懂意思，却莫名舍不得放下那本书。

姥姥上班是倒班制，周末家里常常只剩我和姥爷两个人。有一次我俩都没事做，姥爷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竖着翻页、带塑料外皮的小本子。隔着火炉上那把老式茶壶冒出的缕缕热气，姥爷打开本子，郑重地读了起来。那一刻，屋外的冬天好像不那么冷了，玻璃窗上的冰花也显得格外好看……如今我早已记不得姥爷当时读的词句，只记得自己是她唯一的听众，而那些诗句，都是他写下的对日常生活点滴的感触。我傻傻地看着、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却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钻进了眼睛里、心里，再也不想出来。

前两年我看了部动画片电影叫《寻梦环游记》，里面有句话说：“如果家族谱系里的前辈或更早的族人，刻骨地爱着某样事物，那么在后辈子孙中，必定会有人爱上同样的事物。”我不知道这话有没有科学道理，但我信。

我上中专住校的前一夜，姥爷把一本油墨印刷的薄薄册子交到我手里，让我有空读一读。我看见白纸做的封皮上写着《名贤集》——他大概觉得，十五六岁的孩子读这种简短的哲理性句子正合适。而我也确实很喜欢里面的内容，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本册子，偶尔翻找东西时看到它，就会怔怔地坐一会儿，想起姥爷。

后来我也爱上了古诗词，不管是在杂志、报纸上，还是在好朋友的摘抄本里看到好词句，都会抄下来。再后来，我还会涂鸭似的自己写几句。唯一遗憾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我都没把自己学诗、写诗、抄诗的事告诉姥爷。就在我快要中专毕业的时候，老房子拆掉了，姥爷也过世了。光阴无情，带走了我们的亲人，却带不走他们在我们心里留下的“黄金”。

诗里有古人的忧愁与欢喜，有明月与流水，总能让我即便身在外，也仿佛置身其中。对我来说，诗就像身体的一部分，是藏在心底的角落，是和每天吃饭穿衣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

儿子在澳大利亚念书也有两三年了，他独自在异乡生活，经历了不少事，却很少跟我说。我知道，留学对一个孩子来说，本就是一次灵魂的成长与磨砺。从前不喜欢诗歌的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也爱上了那些词句。每次他通过微信语音跟我聊诗，聊我们最爱的苏东坡，还把自己写的诗发给我看时，我总会蓦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轻轻掠过，像羽毛一样柔软、温暖，又轻盈。

姥爷走了也有35年了。当年他总随身带着一个随时记录的小本子，而我如今也在电脑或手机上写了很多，还集成了两本诗集。这些年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铺开一张白纸，或是面对一方空白的屏幕，生活里的难题好像都能迎刃而解。

姥爷是位谦谦长辈，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高声责备过我 and 弟弟。要是我们犯了错，他只会把我们叫到一边，和声细语地教导。他做事也细致有条理，干什么都有计划——记得每年过年前，姥爷都会列一张长长的年货采购清单，名称和数量写得整整齐齐。他还每天早早起床，把整个院子甚至大门口都扫得干干净净。偶尔，姥爷也会像个孩子似的，跟我小弟下象棋时，总要争得面红耳赤。他还给我做过天底下最好吃的清汤挂面。

是姥爷把他的热爱传承给了后辈，就连他床头那些随意摆放的书，都成了指引我的光。我无数次想象，如果姥爷还在，看到我正深爱着他当年爱的事物，会不会还像那年冬天一样——趁茶壶里的热气丝丝缕缕蒸腾起来时，我给他读我出的书、写的诗呀？那时候，他一定比当年还要兴奋，还要幸福吧。